「和你有关系嘛？这年月，谁在系统里还没几个朋友了。」陈老避重就轻。  
  
「展荣他胆子真的这么大？」底下众人议论纷纷。7 ]& H$ ~. Y  O\* J) {  
\* \; ]# S; L% ^# U  O0 I1 r  
「哎呀，不说那个讨债鬼了，脱离父子关系这个事儿，老族长已经同意了，大家就不要再议论了。」陈老的兴致有些低迷，显然自家儿子做出违法的事情，对这个半百老人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_% v0 i' ~\* g% m  
2 f% W- I3 ?7 M  
「陈大老粗，你说的话，大家自然是信的，只不过你和儿子断绝关系，能保得住咱们吗？这小崽子惹的祸太大，只怕平事没那般容易了吧。」7 M" h( d, x9 \: o  
  
「嘟，闭上你的臭嘴。特么的，我刚刚说完，让你们鼓掌，还不明白吗？哎哟，要不说你们一个个的，脑子都钻钱眼里了呢，就不能也学学我这小妮儿，堂堂正正的弄个大学毕业证回来，别都像我是的，买个文凭回来糊弄事儿。明年，我给你们都买上大学门票，都给我上学去，拿不到毕业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省的将来啊，我家妮儿说两句，你们只能听懂一句，说一句，你们就只能听懂半句。」陈老提着酒杯，不知怎的，话题又转回了赵碧霄身上，而且还对她评价颇高：「你说，小妮儿说的话，你们这些大老粗只能听懂一半，丢不丢脸？」  G: e' v$ b- O' @7 {  
: K  v: ]' u' Y: ]! D( r  
「咦，上什么学的嘛，陈大老粗你就喜欢折腾人。不是，陈大老粗，你可老大不小了啊，今天这么大排场，是让我们来欣赏你老牛啃嫩草呢，左一句妮儿，右一句妮儿的，还专门把丈母娘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有人敏锐的发现了问题所在。  
1 N; }2 |- t" R3 F: R9 d& }6 h# X  
「滚蛋。」赵碧霄白眼一翻，这次真的怒了，她后悔极了，就不该来赴这个诡异的家宴，这些人说的话粗鄙不堪，哪里有大老板，大股东的样子。% `, A7 K; p. }9 }# Q2 h+ g  
  
「咦，听到没，妮儿让你们滚蛋，哈哈哈。」陈老竟然心情大好：「如果展荣那个兔崽子也能这么大气，何至于闹成现在这样。」; w  z7 E; U3 J  
\* Z1 L# D% G2 |9 B& }- \_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妮儿终归是妮儿，这屁股不大，不好生养啊，再说你陈大老粗这么大年纪，现在来亡羊补牢，梨花压海棠，有心无力了吧。嘿嘿，俺这句有没有文化，怎么就听不懂这个妮儿的话了。」8 b\* ?# Z7 j; N\* m6 B: ^$ q; n  ^0 i  
( I3 P\* j6 \0 a2 T" Y$ X' k  
「滚蛋。」赵碧霄气急败坏，饶是自己把火气压了又压，可是这些晋西煤老板一次又一次的践踏着自己的尊严，骄傲如她 ，如何能忍的下这口气，拿起桌上半满的酒杯，直接甩了陈老一脸。6 \_3 V1 s0 f( {: P5 \2 Y) M/ S  
& c' {/ j: n1 E: T+ m9 F  z1 c  
在晋西老粗的眼里，这可是严重的不敬，一个女人，能上主桌，甚至还在主位坐着，本就已突破了他们的底线，现在还敢给陈老泼上半杯白酒，这可是天大的祸事。一时间群情激愤，辱骂之声不绝于耳，就连孔垂楠都受了牵连，几个小辈拍着桌子要上来赶人。\* r1 @- H# ~! d# [/ F. `/ t+ ^! \1 |  
5 n8 a2 ]\* y0 i2 V$ Z9 P' s  
「好嘞，好嘞，闹啥子闹，都给老子坐下。」陈老爆喝，那些连襟亲戚颇为不愿的坐下了，可是一个个看着赵碧霄的眼色都颇为凶恶：「没规没矩，孔家就教出这么个滚蛋妮儿。」这样的议论默默的发酵着。% Q3 e! V9 \/ Q6 i/ P  
  
「楠姨，我们走，和这群绣花针没什么好谈的。」赵碧霄拉着恍惚的孔垂楠便要离席。  
  
「闭嘴，站到。什么绣花针，我们晋西的妮儿绣的花不比你们差。」一人起身拦住，大放厥词：「得罪了陈老，没个说法就想走？」  
+ P  F5 ?# s( m6 |6 K  
「得得得得，丢人现眼了，我家妮儿说你们是绣花针还真没说错，这是说你们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知道了没有，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多读书，不然将来我家妮儿说的话只能听懂半句。」陈老挥手，那人才止住了打人的心思，不过依然欺身拦着。' g  U7 |4 I( a( v\* T+ w6 `) R; s  
- h# p8 a8 P3 m! A% G) p0 [  
「一口一个你家妮儿，你这老匹夫，真的看上了我家碧霄了？作孽啊。」孔垂楠气的直捂胸口。  
  
「你现在叫赵碧霄不是？以前叫陈钰不是？我都查出来啦，老少爷们，你们瞧好了。」陈老一下从椅子上蹦了下来，也不知他这么大年岁，怎么身体还如此矫健。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如一只斗胜的雄鸡，举着那张纸在席间转了一圈，确保所有人都看清了，最后才拿到赵碧霄面前：「妮儿，爸爸对不住你。」  
# Y5 y) H8 A4 i& T; p: v  
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老祖宗说了，凡是陈家的种，万不能流散外地，哪怕是逐出族谱的，最终在祖坟旁边也留了位置，是也不是？」陈老大声叫唤。" A! Y( J\* [+ U0 H5 B4 N  
' i4 i& a. Q& l2 O1 I  
「这妮儿真是老陈家的种？」一个年岁颇大的老头终于出马。3 j% L: c! g2 r" l' J3 Y, A  
  
「钰儿，叫太叔公，我事先和他说了，专门从晋西赶过来的。」陈老挽着懵逼的赵碧霄，她也糊里糊涂的鞠了一躬：「来，妮儿，这个文书，你亲自交给太叔公看。」  
  
「嘿，还真是双喜临门，开放啊，你今天还真做了一件大事，本想着你丢了展荣，老陈家就绝了后了，没想到你这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太叔公莫看年纪很大，学识却不小，现在的医学检测报告也能看懂，只不过看到最后父子关系两字，又从眼角看看赵碧霄穿着打扮，不住的咂摸起了牙花子。  
% F, T1 S- C( l/ o  
陈老上去耳语道：「这妮儿也是个讨债鬼，和老宋家走的特别近。」$ e\* x: a% }\* q+ J4 m' U3 h0 [  
  
老而不死谓之贼，这老头不作声色的把检测报告收入怀中，而后给这事定了性：「哦，你怎么不早说。恩，好事，大事，要好好的办，要大大的办，最好把老宋家的人捞出来后再大大的办。」太叔公和陈老都发话了，下面那里还有不从的，罔顾了孔垂楠，乌泱泱的挤了过来大声贺喜，恐为人后。7 W+ X6 `9 v, `! S. N! Z. u  
( o: K+ |" b' a/ W  
这场闹剧直持续到深夜，那群大老粗在入席之前已准备了贺礼，哪想到到席间又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再准备礼品已经来不及了，好家伙，什么金表金链子手串玉坠，但是身上值钱的玩意一股脑的往赵碧霄怀里塞，就连银行卡都塞了几张。# c% n5 x, B+ H( K) e  
  
直到这时，赵碧霄才慌了神，只怕弄巧成拙，按这个架势，若是当晚直接被这群大老粗给掳了回去，到时候事成定局，只怕百口莫辩。  
( j# g9 h9 K9 Z, |$ h  
孔垂楠也是个心思玲珑之人，看着赵碧霄的难色，已猜到大概，只怕正主还在她孔家宅子里躺着，现如今只能暗通款曲，无论如何也要把赵碧霄带回孔家宅子，到时候狸猫换太子，人不知鬼不觉。4 q' T& d8 \_/ b9 a& Z  [\* K, ^  
  
费了无数口舌，最终以赵碧霄和孔垂楠情谊未了，到孔家宅子收拾行李之类的鬼话糊弄了过去，两人这才火急火燎的脱身而去。+ T& Z$ ?) ~. \_6 W% A' Q& y  
/ ~: u% q6 u6 }3 [\* H$ F: Z  
---4 C% H9 c: G- f, A0 b4 `6 w  
陈钰如何隆重的被陈老陈开放接回晋西认祖归宗暂且不表，且看沪埠。0 U2 R, m% g: w" T  
  
「丽安娜女士，准备一下，乔治老爷说近日政局不稳，请您准备一下，我们择日就要回莫恩岛了。」娜塔丽的传言宛如一个晴天霹雳，一个我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出现在了我面前。; {' R+ i+ M6 `  N  
  
「还回来吗？」我颤抖着问。  
  
「不回来了，这里太过危险，老爷不希望丽安娜女士的事情再次发生。」娜塔丽认真的说。. x( Q8 ~" ]4 n  
  
「可是，我，你，这怎么可以？」我激动的语无伦次。  
+ m2 K5 M6 x+ C4 S  f- g  
「老爷说，只要您和我们回到了莫恩岛，所有的一切老爷都会和您解释清楚的，而且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娜塔丽的态度有些微妙。0 e" J$ j; [  N. Y" N0 P% S/ g  
: m9 y/ J  g; Q& L  
「哼，胆小如鼠辈，诺言如儿戏，我看错你了。」阿珂不屑的说着：「谢谢您还我自由，我们就此别过。」  
: m+ W+ v8 h9 t. B) m$ |  
「阿珂女士，请您稍等，乔治老爷还说了，莫恩岛许下的诺言一定会做到，尤其是丽安娜女士许下的诺言，母神兰斯在上，那是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莫恩岛绝不会食言。」娜塔丽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暂时安抚住了阿珂。  
$ e/ X' c' ]: H2 S7 F  
「那你们准备怎么做？」我不解的问道。! S8 M1 P8 ^+ u' E0 i- r  
\* z4 }: l+ L. c- E\* J$ m+ J  
「乔治老爷已经知会过了撒克逊维多利亚女皇，正式的文书再过一段时间就会送到贵国外交部，想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要保的人，贵国无论如何也会看上几分情面。」娜塔丽甜甜的说：「毕竟，丽安娜年幼之时，女王陛下还亲自抱过她呢。」- r\* ^. ]! e/ p\* O\* k- i1 }  
2 m( e, E\* X% x' X  
阿珂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她是在撒克逊留学过的，对撒克逊的局势稍微了解一些：「这个莫恩岛，到底什么来路？竟然能请的动维多利亚女王，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而且，我在撒克逊数年，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  
- [  D( V5 V; c! t  
娜塔丽自然不可能回答她这个疑问了，接着说道：「这些天，宴会会比较多一些，即便要回莫恩岛了，乔治老爷该是希望您能在沪埠这边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将来再回来的话，至少算是认识过了。」  
  Z. P+ i$ y7 X( y0 u5 Y  
「哦，」我呆呆的回应。  
  
接下来就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这该死的old money啊，他们甚至在寸土寸金的沪埠置办了一个马场！我敢保证，如果是林立的话，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进到这些地方。; `& @' e/ N7 e6 [+ \& `/ U  
& L7 s" b" q; J" @5 O! {  
从抵触到倒戈，或许只需要一瞬间的冲动，一点点特权的诱惑，以及一点点金钱的腐蚀。  
5 T0 K5 ~4 L& [4 r/ j6 S  P+ M  
现如今，在进入沪埠的高档会所时，我已能堂而皇之的接受丽安娜女士，乔治公爵之女的头衔，但凡报出这句话来，在场宾客无不要埋下他们看似高贵的头颅，直到那天，就连沪埠首富，挟着女眷也要谄媚的亲吻我的指尖，我深深的陷了进去。  
  
唯一想不通的就是，这般优渥的生活条件之下，那个真正的丽安娜女士为何会在金陵租个在我现在看来根本不入流的所谓高档公寓，为此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呢？有钱，有权，他不好吗？每每入夜，我总会思考这个问题。  
  
或许，我和她的交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吧。  
  
深夜，一阵莫名的悸动，我握着胸前的玉牌醒了过来，是的，这块牌子自从我到了沪埠之后，就一直戴着，即便入睡也必须要戴着，起初我还不在意，经过了这么多天，我忽然把所有的线索都串联了起来，就是这块玉牌，蒋先生提过，宋家人提过，小妈提过，就连莫恩岛的人都如此珍视，这块玉牌背后的秘密，恐怕大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可笑我还一直不以为意，只当这是一块珍贵的玉制首饰。4 N' `$ k8 E, S' U6 y) y! @  
  
「玉牌啊玉牌，你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把玉牌攥到手心，久久不能入睡。. q$ f  E1 k3 z( Q  
  
一夜未曾睡好，不到六点就醒了过来，娜塔丽和阿珂依旧睡着，温馨而甜美。而我的眼角不停跳动，屋外阴沉沉的，好像预兆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  
( r% E8 E7 K& N\* }. G  
不忍打扰她们，我起身来到梳妆台前，抚摸着早已失去了棱角的脸庞，那个叫林立的存在在我的身上飞速消退，事到如今，我已只能眼神里才能发现一丝往昔的影子，而这个眼神也早已变得如此柔和，再没有半分男性的锋芒。  
# M- ]+ Z0 z5 ^\* l' J1 v# u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想着想着，无尽的伤感拥上心头。我褪去了睡裙，窈窕有致的躯壳展露无余，毫无疑问，这是一具完美的躯壳，无论正看，侧看，镜子里都是一个具有完美身材的女性，光滑的脖颈，柔软的乳肉，平滑的小腹，浑圆的肉臀，被阉割后平坦的下身。只可惜，在这具完美的女性躯壳里，如今还困着一个丑陋的男人，我讨厌变成这样。3 R, @2 V9 e. ~2 T5 R  
  
不知他们对我动了什么手脚，原本乌黑坚硬的头发，发根部位呈现了淡淡的红色，在头发长到足够长之后，黑色的头发被轻松剪去，我正在一步一步的变成他们眼中的丽安娜，一个正统的撒克逊女人，我知道这是异想天开，但是这却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体上的事情，甚至就连最明显的阴毛，体毛，也呈现了淡淡的红色。# J! \# w+ z4 R( ]2 T: X& X  
0 w0 q, P8 Y0 l  
为了享受特权，迷恋财气，这些都值得吗？我不知道。  
: ?0 S+ N" a3 t  
他们在肉体上阉割了我，现在，就连精神，也被自我阉割了吗？  
" e+ k1 l0 n" Y) s' `  
林立，你真的想变成丽安娜吗？脑海里的质问巨如洪钟。  
- f8 ?\* O6 A3 R2 o8 |, l% S4 e) O  
娜塔丽不知何时也醒了过来，看着我在梳妆台前发颠，温柔的从背后搂住了我：「丽安娜，我不愿再一次的失去您了，答应我好吗。很抱歉，我曾经那么的不认可您，可是现在，丽安娜，我不愿再失去您了，请允许您谦卑的奴仆给您提出的僭越要求。不只是我，莫恩岛所有的人，乔治老爷，卢克大管家，亚瑟，卡罗琳，埃瑞克，都不能承受再一次失去您的代价了。」5 U9 q$ E\* Q) K& U# `, k  
  
「可是，我配吗？我应该是谁？为什么你们如此执着？」我质问着自己。  
. m' ^$ m) L0 X! \_  f" S& {\* w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丽安娜女士啊。」娜塔丽悠悠的说着。  
0 U  c, X3 u  X+ j) [6 R  
「走吧。」  
  
「去哪儿？」  
' \_4 j. R. s0 B; [. N  
「去解开您的心结。」' g% m; V$ U  w$ F3 T0 L  
: a( E- c0 W% a! i5 c0 M; R  
海边狂风暴雨，不过皇家少女号却执着的出港。/ R! v3 [2 N# C/ U# ^9 D  
) R% o- K: D4 n  
很奇怪，偌大的邮轮上没有几多游客，空荡荡的，好似一艘鬼船。: [( `$ D& x) @0 f, p9 ^1 Z$ ^  
9 ~0 j  D$ R; R9 ^7 P3 X3 D  
我住邮轮最上方的豪华套房，娜塔丽陪着，阿珂陪着，偌大的房间，只住三人显得无比的空旷。乔治公爵没有来，说是邮轮上的事情由我全权负责，为此，卡罗琳亚瑟他们也跟了来，就护在隔壁。  
! w7 g+ j6 w, O, ^& `) L  
娜塔丽为我备了红酒，阿珂旁若无人的泡着茶，不过从她泡茶的动作里，我竟然能感受到一丝杀伐之气。  
7 L# ]: z8 C4 ~5 P  
有人托隔壁的卡罗琳送来了帖子，可帖子里没有任何内容，当头忠义堂三个遒劲的隶书，下有八九个签名，签名上还凌乱的盖着殷红的指印，蒋先生的名字放在最后，同样盖着指印，奇怪的是前面空着一块，恰好能写上两三个字。  
& a+ ]5 h3 P" r4 |6 Y/ V  ~  
「是血。」娜塔丽闻了一闻，再次把帖子交给了我。  
  
没有半分怀疑，我让娜塔丽取过笔来，用已生疏的笔迹在空白处写上了「林莉」二字，随后忍着剧痛，割开手指，同样在帖子上盖上指印，这是独属于国人的浪漫，我不愿连这一丝浪漫都抛弃掉。  
1 l" k; P/ W1 O  
「乔治老爷会不高兴的。」娜塔丽悠悠的说。; \# j+ i+ i9 o2 r+ I1 z  
& f. n- Q' \_" |, l4 H' {5 \_' A  
「怎么？丽安娜不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吗？」我反问道。& i. c6 u5 w/ i8 V( d; w! k2 k  
  
「不是，割伤了手指，乔治老爷会心疼，您刚才分明可以用我的血。」娜塔丽帮我包扎着。  
  
「你不会懂的。」  
  
「您变了，娜塔丽很是开心。」莫名其妙的，娜塔丽给我鞠了一躬。9 O# |, [2 H7 j  
7 e1 u) x7 o' a8 ^2 [5 m' a0 z  
「哼，假仁假义，你上了她的当了，姓蒋的这是把你绑上了她的贼船，只愿这船不会搁浅。」阿珂冷漠的看着我的表演，用更加冷漠的语气嘲讽着我。  
5 `0 S$ \_3 q) B$ \_3 c5 b$ P  
「。。。」听她这么一说，热血立时向被泼了一盆凉水，我也开始认真考虑蒋先生现在送帖子过来的用意。4 w& w4 ^- \& Y- z  
  m4 ~. \_0 k. K- \. w  
「这些都是过家家而已，丽安娜女士，您不必放在心上。」娜塔丽赶来为我撑腰。  
' A8 U) w1 A2 a0 |( K  
船外巨浪滔天，邮轮自岿然不动，来到这座邮轮上的人物终于粉墨登场，偌大的大厅里，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桌子，桌子中间厚布蒙着什么东西，领头的都在四周坐着，小弟仆从分立四周，不过任谁都想上那张唯一的桌子上坐上一坐，打开厚布瞧上一瞧。  
2 N- Y$ T+ ?. t. P' Z9 B$ Q+ ?  
大厅里暗流涌动，诡异的氛围开始蔓延，我被安排在大厅的二楼，这里曾经是富豪的包厢，透过厚厚的玻璃窗可以清晰的看到下层的一举一动。6 x. p4 ^& c% X\* V  
7 w$ U- m" u( ^9 T9 h6 h  
「怎么，要我请你们上桌？既然来谈，那就敞开了谈。」一个狂傲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正是林远为，他孤身一人，颇有些悲壮意味。阿珂看到来人，颤抖的手，愤怒的心，就连她最拿手的功夫茶撒了都未曾发觉。- ~/ k8 r2 P' U) l  
  
他大大咧咧的上了长桌上的主位，二郎腿翘到桌上：「都过来啊。我们好好谈。」2 w' V+ \_9 [# q: ]8 b  
  
「林远为，您好傲气哦，我喜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惹了事呢，要知道，现在惹麻烦的人啊，可是您这个林大副市长啊。」第一个说话的是蒋先生，也是，她远居宝岛，受林远为的影响最小，自然是怕不的他的：「听说上面下来三四个小组查您，您现在还敢出来啊。」% o8 V# Z7 W2 F2 c  
  
「哼，都是些小风浪，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风浪过后，池子里的鱼要怎么分，这才是今天的重点。」林远为浑不在意蒋先生的嘲讽，悠然自得的说。  
  
「有魄力，我孔家虽多女流之辈，这次却要赌上一赌。」这是一个贵妇，悠悠然的坐在了蒋先生的下首，两人致意之后，背后一人踩着高跟鞋送上来一个公文包。看到那人，我几乎惊呼出声，随即对阿珂道：「你认识她吗？等下应该还有好戏看。」! S5 n- h# a9 i: s  B  
  
而林远为还轻佻的对着赵碧霄吹了一个口哨，显是胸有成竹。  
  
「自然认识，赵碧霄，曾经有过一面之缘。据说是金陵赵家庶出的公子。母亲则是孔家的大奶奶，按说还高我们一辈。」阿珂总是这样，说话认认真真的，没有一丝开玩笑的余地，而且还在公子两字上加了重音：「只不过，为什么感觉林远为和她非常熟悉的样子。」, q6 y5 d. B! @4 ]# V: e  
: A  N# T5 v) X# M! ^, f; y  
「哈哈哈，这样开心的事情，怎么能少的了我这个晋西大老粗呢，妮儿，你说是不是。」一个明显暴发户性质的半大老头，挽着另一个赵碧霄走了出来：「唉，妮儿，躲后面作甚，莫怕，后面这样的场面你要多来才是，不然怎么继承你爸爸的家业。这样，今天的决定都让我妮儿来做，我陈大老粗今天做小，给我妮儿作陪。就这么定了，你们都知道我的，败家子吗，你们没意见吧。哈哈哈哈。」$ ]9 f( B1 K1 I; G- v! N  
. ]\* h  F  x: {8 c$ u0 Q% `  
看来这个陈大老粗的心情不错，这样严肃的场合，其他人莫不严阵以待，他可倒好，真的像是来旅游一般。  
5 g% B6 c$ D. B' ~7 P  
「怎么回事？两个赵碧霄。」阿珂傻眼了，连带着下面的所有人，当然，除了我：「我刚刚才说，下面可能还有惊喜的。」, y6 x: H$ R/ l" s/ \_  
  
「我是陈钰，大家好。」陈钰畏畏缩缩的，显然不太适应眼下的这种局面，起来给大家又是鞠躬，又是赔礼的。+ }/ L4 R9 N7 x1 K8 o  
  
「哎呀，妮儿，你咋这怂了，不要给他们面子，爸爸在这呢，该说什么就说。唉我说你们，傻看着做什么，小辈给你们又是鞠躬，又是赔礼的，怎么也是第一次见面不是，老的见小的，哦，见面就完了？怎么也不表示表示。一点规矩都没有，切。妮儿，没事，爸爸回去再给你买条大金链子。」陈老絮絮叨叨的，实则是大智若愚，他用这种插科打诨的方式，把林远为好容易经营起来的气势直接一扫而空。  
\* e( p( N9 E( I" I7 P+ o  
「姓陈的，你什么意思？」林远为终于放下了翘在桌面上的双腿，指着陈老大骂。( V+ E' Z9 D4 ^; e) H$ H: s  
  
「我他妈还要问你什么意思呢，陈展荣是被他妈你做局送进去的吧。跟我凶，你他妈鸡巴毛长全了没有。」陈老毫不示弱，不过迅速降温：「哎哟，妮儿，对不起，爸爸下次不说脏话了，我该罚。」说罢，竟然结结实实的给了自己一个轻轻的嘴巴子。  
  
「他向来都这幅德行，我们蒋宋孔陈，向来都是知道的，由他去吧。」孔垂楠出声打了圆场。顺带敲打了一波林远为，意思四家的关系不如他想象中那般简单。  
  
「哇哒西哇高川武得斯，高川株式会社大中华区现任社长，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高川武恭恭敬敬的给桌上人递上名片，坐到了长桌最末。  
  
「我木下璎，夜路死苦。」木下樱就没有那般恭顺了，随意的飘了名片给林远为，而后亲手给了其他人一张名片，紧接着坐到了高川武身侧。  
. H3 a' A3 c7 J1 {  
「宋文璎吧，还什么木下璎，你改名了？」林远为挑衅道。  
  
「我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你管的着吗？」木下樱哪里管他，火药味极为浓郁。  
  
「这两还是这么不对付。」我看到宋文璎他们，嘴角不禁泛出一丝笑意。  
  
「您气量也太浅了吧，和一小丫头片子着什么急啊。」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众人身后响了起来。  
1 b$ }. `5 b" d& s9 ]$ {  
只见宋晓菊挽着吴茂才款款走来，我是识的他的，经纬财团沪埠分部的总经理助理，只不过看她现在和吴茂才亲密的样子，难不成他们的关系公开了？  
  
再看吴茂才，满脸尴尬，看到蒋先生更是隐隐避开，看来还是游艇上吓到他了，可怜的孩子。  
6 Z. t/ S4 s% a$ G6 S5 \  
「茂才来啦，坐。」林远为在身侧闪开一个空位。  
  
「那就坐吧。」宋晓菊依旧挽着她，落落大方的在林远为身边坐下了，但是吴茂才作为董事长，此时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规规矩矩的坐着，目不斜视，倒像是受了他人胁迫。/ y# O( V2 Q$ ~9 |\* N\* R. h  
/ U) I4 C# J( r$ x  
「文凡，你不该一意孤行的。」阿珂悠悠的说着，无比悲伤。. ~1 E4 I( g0 n\* d/ F  
  
「等等，什么？文凡？谁啊？宋文凡？你弟弟啊？特么的宋家没一个正常了的是吧？」得到阿珂的肯定答复后，我几乎被手里的红酒呛到，底下那人终于和宿舍里的瘦弱少年慢慢联系起来：「好哇，原来真的是你，难怪当时那么反常。可叹我竟然没有发现。不知道当你看到学弟和你心上同样的路之后，会有什么想法呢？或许等这边结束之后可以去逗他一逗。」我不禁为自己的小心思暗暗喝彩。」  
\* n1 c4 C' m  I  
「不是，那刚刚那个什么木下璎，宋文璎，什么情况？」我又问。  
  
「她是我妹。」阿珂毫不在意的说着。  U! ?4 g- j; K6 v  
  
「我去，这下面几波人，再加上你，宋家人占一大半啊这是，林远为还玩个球。」饶是我修了这么成时间的淑女教程，此时也不禁脏话频出，习惯性的抬起酒杯让娜塔丽续酒，却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丽安娜女士，您刚刚使用了不正确的字词，从现在请，您的下一顿，以及下下顿餐食都已经扣除了。」  
9 b7 H$ O+ ^( a; H  
「你早点提醒我啊，我注意着点就是了。哎呀，这里都不是外人，就饶了我这次吧。」我深谙撒娇心得，扯着娜塔丽的衣袖娇嗔。7 S  h7 H9 x2 ~1 q' |, @+ z" m  
  
「服了你了，下不为例。」娜塔丽扶额摇头。! z& g, ?  O+ [7 A" X2 p$ D  
  
「对了，赵碧霄是我姐的同学，一个宿舍上下铺那种，他们是真正过命的交情，另外，赵碧霄的外号是赵小胖。」阿珂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我刚讨了饶恕，马上就又想看我的笑话。6 X- Z2 \_( U0 p' h6 I  
  
「我。。。」曹字还没开口，偷看娜塔丽一眼，马上改了口风，甜甜的说：「人家真的没想到呢。」3 D9 e& U' H4 j0 f+ b! U$ ^: O  
) V8 e! [% A) `3 Y+ l, J) F  
「这个和赵碧霄一个模刻出来的陈钰，只怕是赵碧霄的后手，从林远为惊讶的表现来看，不出意外，她的存在，林远为并不知晓，而且她应该听赵碧霄的。」$ t4 M/ s6 b, B% T\* V  
3 o2 Q) t0 O2 i! F# f2 ]& ]$ A  
「你还有什么是不知道的吗？」我眯着眼问。  
2 I" M) X# v& E  G9 d2 h4 f  
「嘿嘿，我知道很多的，包括你。」阿珂娟秀的手指直直的指向我，直戳到我的心窝。  
  
她那陡然一现的邪魅笑容让我不寒而栗。6 f' j2 W3 g6 D4 D7 z' s% x2 t$ k: t  
  
「既然吴董都来了，那么我张然无论如何也要帮帮场子。」张然本在下面人群里坐着，此时终于按捺不住，款款走上前来，先道一句：「蒋先生，谢谢您这些年的照顾，不过现在，我想帮她最后一次。」# o- y) z, D, H  
2 k4 r7 d  X/ I- {$ m: h$ P" s  
「胡闹，坐下吧。」蒋先生不置可否，安排她坐下，本该就坐到蒋先生身边，张然却执着的避开了一个身位，或许在她的幻想里，那个留白的位置上，应该是坐着人的吧。  
  
「振泰橡胶，张然，见过诸位。」张然拉着椅子坐下了。# }  v( [" h' `6 y" u  
  
「这张然到底是谁啊？我怎么没在蒋先生那边见过？」稳了稳被阿珂吓到的心神，我问道。  
. z( k7 G# U8 h7 W) f0 `  a  
「张然，我姐的恩，特别特别好的闺蜜。」阿珂有些尴尬的说。  
2 l0 W$ O, X4 \_' X$ x$ \_4 h) `  
「上过床的闺蜜吧。」我痴痴偷笑。  
3 m( A1 n1 q4 H( |# ~  
「算是吧。」阿竟然没有否认我的诽谤，这着实让我大跌眼镜，不由得又再多看张然两眼。  
4 p2 O$ {. E1 Z7 n9 ^  
「人齐了吧，齐了就开始谈吧。」林远为急不可耐。  
  
「慢着，还缺了宋家，即便他家出了事，也不该就这么直接无视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的话竟然是从那个娇滴滴的陈钰嘴里说出来的，众人齐刷刷的瞧向了她，她在陈老的鼓励之下，终于没有再次低垂下头，反而坐的更挺了，即便她在微微的颤抖着，不过始终没有后退一步。8 Y, f8 f; K8 v  N4 Q+ w  
/ V+ B$ N4 f  A& y; v- {; \_$ n  
「我爸说了，之前蒋家阿姨不能参会的时候，位子都是给她留着的。」小姑娘再次糯糯道。  
  
「那不留着的呢吗，看张然那块，你个小丫头片子插什么嘴。开始。」林远为又急道。  
  
「慢着。」又一人喊了暂停。2 q, ^\* c0 b- C6 t7 [& m3 `" m  
  
「你们他妈的谈不谈，这么折腾好玩吗？」林远为不满的扫视着下面观礼人群，妄图找到是谁在插嘴。' x  N\* W+ V+ U7 n  
, O. e8 {8 W$ n9 M- O, W: m0 e  
人群里传来悉悉索索的私语。" L; e3 g9 y; b+ O" ]6 Q, f  
  
「你别去，好容易把你捞出来，不就暴露了吗？再说孩子等会要喂奶了，等会再哭起来，我一大老爷们怎么弄。」- q7 N3 R+ n, y6 x; @0 J( I  
  
「闭嘴，孩子要是出了事，我一辈子都恨你。照顾好孩子，这是命令。璟璟乖，妈妈一会就回来。」  
) T" a\* m. ]1 B" e6 c4 r6 \_  
「是，保证完成任务。」  
, Q$ N, u7 i1 F. S  
众人议论纷纷，林远为无比恶毒的看着下面旁若无人秀恩爱的夫妻，拳头上青筋毕露。  
& G, F  z+ t! `) ~  
「二姐！」阿珂惊呼出声。8 c9 l5 `3 ^5 z0 ?4 o  B  K  
  D\* d' y: P, t0 t1 @. X) M  
张然眼中含泪，第一时间起身，迅速的拉开凳子，调整到最舒适的位置，宋晓雯看着激动的张然，微微颔首，悠然自得的坐上了她早准备好的椅子。3 ?' I, Z, K# w" C  
2 a  e4 g( @+ g: l  
「臭婊子，你怎么出来的？」林远为大感不妙，这个女人现在出现在这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难不成在自己离开金陵飘在海上的这几天，金陵出了大乱子不成，否则她绝对不可能从监狱出来。1 v\* ?1 ?" d6 R. r& l+ m) M  
  
不对，油轮出港后，她不可能登船，她出来的时间只可能比出港的时间更早。0 m& I4 F/ Y5 H\* J0 S+ G  
  
「臭婊子，你怎么出来的？」林远为再骂，怎料数人对他怒目以对，而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心情考虑影响了，一心只想弄清楚宋晓雯是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 Y; t7 w7 m- `0 R1 n2 d  
3 X7 Y' F6 F! k1 w7 {9 m: Z  
现在的宋晓雯越自信，林远为则越揪心，他经营的庞大帝国出现了漏洞，一个很大很大的漏洞，可能是万劫不复的那种漏洞。. p8 b) L3 d/ ?8 M% t9 l6 `  
  
「你猜。」宋晓雯俏皮一笑。" ~! q2 m7 ^& n: S1 Y) V4 N  
% G  b8 e5 N3 a2 q  
林远为直接破了大防：「猜什么猜，我问你，你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越狱潜逃吗？」' A\* ^- ]5 b& P+ h5 \0 q# A7 k' q0 g  
  
「可笑，你真当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天下自有公道在。」宋晓雯义正严辞：「做过就是做过，没做过就是没做过，不像有的人，非要给别人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 T6 n0 b2 U/ f+ g+ d/ Q  
「好。」连我听了这番话都在二楼默默鼓掌。! k0 Y4 Z; i& H/ F  
  
「不对，她这是在虚张声势，或许只是她临近分娩，考虑到人道主义，再通过关系走的特殊申请，不然姐姐没必要和这种人说这些没用的废话。」阿珂忧心忡忡：「在这海上，犹如一个封闭的密室，她这是打了一个信息差。」阿珂一锤定音。  
) u+ H3 c4 ~6 `+ K  
「不行，我要下去，姐姐需要我。」阿珂起身要走。2 L\* |! U8 T\* K2 ^$ \, k  
5 s\* x5 l1 F" k! @. y+ ?  
「不可以，你下去了，林远为不会放过你的。」我拉住了她。+ l\* r# ~2 v. Q+ A9 y) q1 ]5 y  
6 ^- R/ t  @- z  
「不行，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不一次性的扳倒林远为，宋家或许真的就没了。我必须下去。」阿珂那里顾得上我，急忡忡的开门就走。1 m" r\* G& y1 v1 \7 i$ H# F  
  
「你个臭婊子，怎么从保罗那里逃出去的？是沪埠那个什么狗屁莫恩岛吧，果然是狗，认主人就是快。」林远为看到阿珂出现，立刻开始冷嘲热讽。  
  |9 P4 a6 k# j; b: c& v  
「他骂我们。」娜塔丽悠悠的说。  
- q: l$ W8 \_! ?\* F  
「骂就骂呗。」我有些不解。  
; H8 p" O5 \_% E/ q) j  
「莫恩岛的荣耀，不容亵渎。」娜塔丽的脸上泛起了异样潮红。  
  
「哼，还天天把什么狗屁母神兰斯挂在嘴边。大哥，什么年代了，还信宗教那一套。」林远为浑然不知，此刻的二楼，数人已被激请了怒火。  
4 ^! u! J/ Y8 u0 K6 t6 O- I  
「Mother Lance，forgive thou guilty。」娜塔丽飞速的在胸前划着十字，愤怒溢于言表。' }0 ], g) \_) s3 @3 q  
7 P+ [$ d6 B& d7 a& m3 ?  
「什么狗屁神罚，神罚，她罚一个我试试。」林远为无比嚣张，忽而一个闪电落下，轰隆的雷声远远传来，大厅里的电灯都黯淡了数秒。  
  
「For Mother Lance。」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罩门，在娜塔丽的耳边亲亲一点。  
  
「For Mother Lance！」小小的身躯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我从未发现娜塔丽有如此癫狂的时候，她紧紧的拉着我，来到隔壁亚瑟他们的房间，咚咚两声：「By Lady Liana’s  word，For Mother Lance。」# D8 Y4 g# k; K8 q  
  
我敢保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群撒克逊人完全失去理智的模样，太可怕了，一边虔诚的呼唤着母神兰斯的名字，一边摩拳擦掌，尤其是埃瑞克，兜帽拉了下来，秃头上都涨的通红。+ p+ P8 Y' `8 I) e7 s  
  J\* n  `3 a- i+ \1 e2 Z  
「大家冷静一下，按照国人的规矩，等他们的事情谈完了，才到我们上场的时候，这是最基本的礼仪。」我尽力劝解着，没办法，这事大体有一半是我搞出来的，至少不能让楼下的事情闹的不可收场。\* u# t8 [% d0 K' T+ X! |0 \_  
  
「As you wish me lady。」老卢克由自不忿，不过他德高望重，好歹听了劝，带领着他们四人，手牵手，整齐划一的在房间里做上了祷告，聊以平息内心的怒火。# F4 W" R# f: f/ {' ]9 S0 b7 ^  
9 E. L4 L\* z" s( w7 U% Z  
此刻楼下被闪电吓到的林远为还不知道，死神的镰刀已从他的脑门上走了一遭。7 m0 I5 N; t# p0 U$ [, F; N  
  
「My lady，请允许我的提议，我们需要下去旁听，我需要搜集更多此人的罪孽，母神兰斯注视着我们。」埃瑞克老泪纵横，他是一个极为虔诚的教徒。此时母神被蔑视，可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r& l" }% E0 \_& F/ A: `  
  
「准。」看他们都瞧着我，我这才想到，丽安娜之前说的，这船上的事情都由我来做主这句话，思量一番，终是答应了埃瑞克的请求。  
( b; x3 j$ Q\* d2 w  
我们六个人走了下去，自然又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林远为怒道：「你们这些撒克逊蛮子，怎么也在这条船上。」  
, t' b' E\* k1 p1 X$ a  
埃瑞克拿着小本本，默默的记下了这句话。比写了一个一。' @( F, W: \; ~8 g" d2 [+ N7 t  
  
「旅游，上面太闷了，下来透透气，放心，不会打扰你们的，我们各聊各的，两不相关就是。」娜塔丽答道。$ X$ Q  R6 {1 d1 W  
  
「林立，你混的不错啊，看来我之前还是小瞧你了，你要不要看在陈美霞的面子上，在这些撒克逊蛮子那边帮我说上两句话。」林远为拉着臭脸，那里像是求人的样子。1 C1 X5 S3 h9 D' A8 O" u; L  
\* o+ [: P) |% j  
我没有理睬他，而埃瑞克在小本本上记了一个二。  
  
「林远为，人家下来放风，你招惹他们做什么，能上这艘船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咸吃萝卜淡操心。」蒋先生点了点桌面，示意大家把心思都收一收，今天的乱子已经够多的了。  
  
「好，说正事。」林远为一把掀开了桌上蒙着的厚布。  
! S+ H8 p# k0 n\* T9 A. V; K- ^. h( p  F  
大厅里陡然鸦雀无声，我也不信邪的抬头去看，只可惜桌子一来太远，二来背他们围住了，实在看不清。我这是才想到后悔，如果在二楼，居高临下，铁定就能看到了。  
  
「孔垂楠，这座山，给你，里面已经探明了很多稀有的玉石。陈大老粗，这一片山归你，以及这里二十年的煤矿勘采权。蒋菱菲，这片海，归你。至于你们，大的吃肉，总有你们一口汤喝。」林远为洋洋洒洒的分配着，好像桌上的不是金陵全境地图，还是一块美味的蛋糕。  
2 ]\* G\* h2 x\* l2 E) W  
这样的利益分配，着实让在场的所有人心动，只可惜，阿珂问出了一句话：「他做的了主吗？」  
  
「现在金陵的局势如此紧张，只怕现在他是用这些到手的肥肉来诱惑你们，将你们绑到他必将沉没的巨轮上。」阿珂继续说。  
  
「同意。」. {$ }% }2 z8 m" n: M6 n6 l: T, C( x  
) E$ b% A6 u6 H- w  
「同意。」3 o4 ~" n  S2 T' L  
  l4 Y$ a$ q1 z# Z; K\* a  F  
。。。\* D# F( B+ q$ j) Y! J: g, ^  
, R, K) Q) A6 w\* ^% L  
「荒谬，这可都是实打实的垄断生意，就凭宋家失势的前舵手一句话，你们就怕了？」林远为不屑的笑着。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孔垂楠问道。: T/ j- Q1 y, {6 h# x% h7 s5 k  
  
「不，你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你们快速的垄断，扩张，再垄断，再扩张，利润我一分都不要。」林远为再次抛出橄榄枝。- ^( i3 R6 K$ [# {; @; X  
  
「我同意。」林远为身边有人发话，原来是一直沉默着的宋晓菊。这倒是耐人寻味了，吴茂才还没说话呢，她一个助理做什么决定。4 y( n, q- O0 I9 q" B  S) k\* v# ]% r  
3 L& f/ v  z$ V6 O3 ]9 z+ \  
「如果能给我这些，这些，以及这些，经纬财团在沪埠的业务量预计可以上涨300%，我分你五成。」宋晓菊的大脑好似一台精密的计算器，快速的计算好了一切：「如果再拿下这一块地，预计可以上涨到348%。」9 m( `7 K4 o' Q' H) I- b4 c  
  
「哈哈，好，果然和你姐姐一样的有魄力，有决心，合同。」林远为大手一挥，宋晓菊果断的从包里取出文件若干，吴茂才如提线木偶一般签过了字，林远为也签上大名，这么一桩钱权交易就算完成。  
7 {  a" Z+ v7 j; m# N# z; n  
「文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宋晓雯极其不悦。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他，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宋晓菊倔强的说。  
( P! z1 V, L. T" z7 y  
「胡闹，我不允许你做这个，快回来。」宋晓雯苦口婆心。: \! Y& q8 x+ m5 H  
7 [7 @) O, H\* |8 E7 f, W' b, s& g" z  
「我，不，愿。你总是在教我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你有真的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还有，不要叫我宋文凡，宋文凡早就死了，现在我叫宋晓菊。」宋晓菊挑衅似的将文件收进了公文包，挽着吴茂才离席而去。: D: y, x$ W( t" [  
  
「嘶，这个老学长，问题很大呀，算了，还是不和他摊牌了，省的把火气烧到我这边来。」我悠悠的想着，在宋晓菊走过我身边时，刻意用小扇遮住了口鼻，唯恐她反过来认出我来。& y7 L; b( j\* Q  
9 k$ m# Z2 v: d- p1 Z  [9 s  
这无疑是一大笔极为可口的利润，签了，钞票滚滚而来，同时也把自己和林远为绑上同一辆战车，不签，这般可口的蛋糕就会被桌上的其他人舔舐殆尽，同时也免除了和林远为一损俱损的风险，签？还是不签？  
( W! b  b7 b" F/ ?. \: Z  
宋晓菊已经做出了榜样，而且也得到了切实的实惠，说不动心，那都是假的，现在桌上的地图就是一块血淋淋的肥肉，座位上全是凶狠的豺狼，区别就在于这些豺狼现在饿还是不饿。2 S: ?5 W) }8 a' H$ Q  
, T7 }6 j3 P9 J) y  
「签，还是不签？」林远为重新坐了下来，宛如掌控一切的主。  
  
「啊，啊，啊。」婴儿的啼哭声陡然惊醒了场内众人。谭伯伟尴尬的哄着，可惜完全无济于事，孩子的哭声反而更大了。# ]) h. g\* l6 Y  
  
埃瑞克疾步走了过去，先做了一番祷告，而后变戏法似的取了圣水在孩子身上洒了几滴：「吾在此地与你赐福，来自上天的小天使，母神兰斯护佑着你。」说来也怪，这番操作之后，小孩竟然奇迹般的不哭了，可爱的脸庞充满了朝气，转而向埃瑞克探出双臂，似要抱抱。$ i% }7 a8 j8 F3 Z+ a9 F- ~  
$ u; p1 X5 D; Q$ a/ H/ ]  
「你走开，不要动我的孩子。」宋晓雯如一只受惊的雌兽一般冲了过来，一把将孩子夺到怀里，温柔的哄着。  
  
埃瑞克当场就楞住了，我还当他被宋晓雯的无礼气到，忙招呼娜塔丽去将埃瑞克请回来，怎料接下来埃瑞克的神奇操作，不说我了，在场所有人的惊掉了下巴。  
  
只见他快速的抽动着嘴角，发出了无数个无意义的音节，就在我猜测他是不是羊癫疯犯了的时候，埃瑞克规规矩矩的以五体投地的大礼在宋晓雯身前趴了下去，双手在脑后合十，颤抖，呢喃不已：「母神兰斯恕罪，母神兰斯恕罪，不知圣兄亲临，有眼无珠，罪该万死。」! D( k1 U) L' ~& N1 w  
' K/ n: Z9 U" F8 V  
「我就说，这些个撒克逊蛮子都是疯的，你看看他，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林远为嚣张的说。# ^" S/ Z5 {+ z  
2 B! o, D) [4 J6 [\* X# \_  
如是告罪数十遍。+ Z, w4 ^( R4 X, @1 {) i8 L  
7 R& ?1 r" Q7 j6 k  
「By Mother Lance’s Might，Thou shall be punished。curse you demon。」埃瑞克慢慢起身，又对着宋晓雯行了一礼，而后用无比洪亮的嗓音喝出郁结在心底许久的诅咒。6 ^8 P' L. |! a& A. \) q1 Q6 J9 }  
  
「For Mother Lance。」看热闹不嫌事大，我调皮的打了一个助攻。" k' `3 w9 }8 e! l. N; D; y  
  
宗教这玩意吧，就是这么不讲道理。4 v$ L- R1 i+ z5 \_  
  
「你，你们干什么？告诉你，我是金陵副市长，再动手我可报警了。」林远为像一只受惊的鸡，看着五人虎视眈眈的围了上来，慌忙招呼自己的亲随保镖。/ e2 ?\* Y9 I6 t  d' @  
" `; M: J0 Z: i9 i  
这场闹剧以林远为嚣张入场为开始，以林远为仓皇出走为解决，要说解决了什么事吧，也就是宋晓菊抢先一步，为经纬财团沪埠分部夺了几块地，其他人则是屁都没捞到，不过邮轮在公海上还要走几天，这样的机会还有，多些时间，也能多些考虑的机会，所以众人也不算太急，一个个的心怀鬼胎，各自找了可能信任的伙伴，探讨去了。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宋晓雯，林远为本就没有准备她的份，这次出来，分明就是冲动而为，她期望能用自己的出现来争取一些可以改变的事情。  
  
「母神兰斯在上，这次不仅寻回了圣子，甚至还有幸见到圣兄真身，此乃莫恩岛之幸。母神兰斯，您的神光将普照莫恩岛千秋万载。」是夜，埃瑞克在祈祷的经文上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0 x# F% i3 D& W  
  
「妮儿，我跟你说啊，可要守住底线，宋家那妮儿你也挺熟的吧，这次遭老罪了。你太叔公为了宋家那个事，天天就在我耳朵边逼逼叨，逼逼叨，一天能打上七八个电话，我都听的烦了，咱做人可不能见利忘义啊。这个陈家永远是他老宋家的坚实后盾，老祖宗的规矩，可不敢忘啊，嘿真他妈肉麻。」陈开放苦口婆心的劝着。  
' H& L- m# \_- f; ^# x8 x0 A' t$ n' x6 ?  
「爸爸，你别老说脏话，我听着呢。」  
. j: v! j6 Z' L; D  K  
「嘿，真乖。知道叫爸爸了。爸爸和你说个事儿，正好这里也没外人，在下面讲我不放心，隔墙有耳。」+ w7 u, ^+ u$ d% f5 k  
2 N5 u! c% g5 |5 f: w) L  
「爸爸，我是自愿的，你不要去找妈，不是，赵碧霄麻烦了。」陈钰大惊。  
  
「你胡说什么呢吗，爸爸像那种不讲理的人吗？做错要承认，挨打要立正，这个道理，你这个半文盲爸爸还是懂的嘛。我想的是啊，展荣和你这两个讨债鬼，展荣么被我赶出去了，你么又折腾成这个样子，爸爸抱不上孙子，心里难受。要是展荣那个讨债鬼先生出一个儿子来，你说我是让这个毒贩子认祖归宗还是不让啊？」说罢，陈开放假惺惺的挤两滴眼泪，实际偷眼瞧她：「妮儿，可不敢忘了，老陈家到你老子这一代，可传了好多好多代了，可不能到你这一代绝了种哦。」  
\* U, g3 f" P4 L6 x  
「我。。我之前在金陵冷冻了精子，现在应该还有效。」陈钰的脸都红的透了，暗想若不是妈妈主人想的周到，不知现在又要多出多少事情来。9 H/ p) s' F/ ]; s6 L  
  
「嘿，好小子，爸爸没白疼你，你能说出来，爸爸就开心了。」  
  
「还有您如果确实想要儿子的话，或许有个人可以帮到忙。只不过，凭空多出一个孩子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 o  ]5 f; Y! r  
. ^6 I4 m& P4 z9 }9 r  
「什么？你，你说真的？可以保证生儿子？我的妮儿啊，爸爸太喜欢你了。木啊。」好嘛，粗糙的褶子险些把陈钰的脸皮划出几道红印子来：「木事，你放心，等有了男娃，恩，一个不够，得多来两个，咱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背后再背上一个，嘿嘿嘿，你想怎么耍就怎么耍，抚养的事情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婶婶阿姨呢，不差你一个，心里有根就行，爸爸绝不烦你。咱有钱，就是造。不过有言在先啊，这个犯法的事儿，咱不能干。记住了呗？」$ }5 @6 M' Q) A" q( \9 {% V  
  
「恩，记住了。」7 A5 ^% @# b, u/ j% K  
1 q. T\* ^9 ]! D2 p- a  
（我承认，陈开放的人物设定，有那么一点借鉴段正淳，反正把陈展荣干出去，是一件好事，肉要烂在自家锅里，赵碧霄，你说对吧。）8 O- z& e0 h% m/ ]+ k4 ]6 M  
  
「高川，我们讲和吧。」木下樱主动找上了门：「牌子要走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内讧，就是哪家都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迎回神物，两家一同供奉。」  
! O0 @8 `+ `7 r0 j+ w  
「一言为定。」  
. a: n9 X/ Y! I; R  
「展荣，你记得吗？就是在这个房间，你我彼此坦诚相待。」宋晓菊挽着吴茂才，未曾去定好的包间，反而一路向下，来到了逼仄的普通船舱。7 ^9 ]( `5 ~( f4 h) N# L  
. R6 X1 B( C+ ~8 |  
「我记得，我当时也在为了和今天一样的事情而烦心，我当时甚至没有上桌的资格，没想到啊没想到。」  
  
「不要说了，展荣，爱我。」红唇已主动吻了上去：「为了你，我放弃了一切。」  
6 I8 C8 o( g3 l: T  
「姐姐你怎么不早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对了，宝宝叫什么名字？」张然倚在床头，宋晓雯抱着孩子，白嫩的笑脸分外可爱。% x5 }. x1 U# s, `9 k/ ]$ n  
  
看着宋晓雯已颇为熟练的解开胸罩给孩子喂奶，张然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过往的一切，那些无畏的幻想，终归是随风而去了。0 `2 ~1 @2 L2 Z% R6 V0 \_  
  
「叫璟璟，宋书璟，是个女孩。沈星宇亲自做的接生，一切都很好。」宋晓雯抱着孩子，她经历了太多，此时终于升华为了一名神圣的母亲：「真幸福啊，不用经历你我的苦难。」- d; [) t$ U3 C! S0 ~$ F1 O" @  
- d- B, J8 K8 P% L7 G  
「奶水总归还是不够，伯伟，再泡二百毫升奶粉。四十度的，不要搞错了，温度低了，璟璟会拉肚子的。」宋晓雯唤道。: j7 \_% \_: D( s+ |" J3 W+ G8 t+ Z5 O  
  
「小家伙真能吃，多吃些好，长的壮壮的，才不会被男孩子欺负。姐姐，让我来吧，让我再伺候伺候您。」张然温柔的抚摸着小家伙漆黑浓密的头发，莫名感伤。  
5 x" w) r7 t4 {2 P  
「然然，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y2 \_6 N9 e4 I$ i/ b, \_# X  
  
「然然心甘情愿。」, p4 Y6 Z. V# ~( v. a9 H  
) S/ \_, d! f& A; t  
张然走了，执着的将镯子和项链留了下来，宋晓雯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就此一别，只怕真是永远。  
  
彼岸/梦呓雌黄。完。)